

徵稿: <海韻>文藝副刊歡迎惠稿,舉凡短篇小說,散文,現代詩歌,古典詩詞,曲藝雜談,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均所歡迎。因篇幅關係,文長勿超過千五字,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

投稿郵箱: shangbaohaiyun@sina.com shangbaohaiyun@sina.cn fax:63-2-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聯絡電話。

赴一場春日盛宴

張鴻雁

三月 每一個路口
都向指向柳綠與桃紅
更會有芬芳相隨
會有暖風熱情相迎

無論從哪裡上路
都向春色又近了一步
麥苗給了
青翠挺立的形態
油菜花展金黃的版圖
都會有拔節
聲正敲打耳鼓

雪早已歸隱 新芽
正要說破內心的喜悅
枝梢上
找不到白霜的蹤跡
陽光浣洗出
繁盛的真相

如果聽到
雷聲鏗鏘
千萬不必慌張
雲天已發出號令
釋放囚禁一冬的蛇蟲
邀請它們
與眾生共享春光

在奔赴春日盛宴的路上
自會有雨水
一路護送
會給時光最豐沛的營養
任由草木成長茁壯
足以高舉
起春的氣勢浩蕩

三月，赴一場藏地梨花盛宴

劉美

三月的風一暖，我便邁開腳步，踏上了前往四川丹巴縣的旅程，去奔赴一場藏地深處、漫山遍野的梨花盛宴。

在丹巴接站的是藏族朋友扎西，他的老家在甲居鄉的一片山谷裡，熟稔那裡的每一座藏寨、每一棵梨樹。他笑著告訴我：「丹巴的春天，是被梨花叫醒的。」這話再次鼓動著我，一路穿山越谷，滿心歡喜，只為親眼見一見這場盛大而安靜的梨花盛宴。丹巴坐落於甘孜州東部，大雪山脈與邛崃山脈相擁之間，山高谷深，雲霧輕繞，隱得真夠深。車子越往深處行，綠意越濃，空氣越清新，一個多小時後，扎西一句馬上的話，一下子提振了我的精神，我瞪大了眼睛的同時，鼻觀裡闖進了淡淡的花香。轉過一道山彎，漫山遍野的梨花撲面而來，它們如白雲跌落，從山腳一直漫到山腰，盛大的場面讓還算見過世面的我有些目瞪口呆。下得車來，我看到一株株百年老梨樹蒼勁挺立，枝頭的梨花與綠葉芽交相輝映，營造著層層疊疊的繁茂，花瓣薄如蟬翼，風一吹，花浪輕湧，清香流溢，讓人瞬間沉醉。陽光穿過花枝，灑下點點碎金，落在青石小徑與古樸屋簷上，光影流轉，如夢似幻。

跟著扎西走進花海深處，才懂得梨花與藏寨相依相生的美。整個藏寨依山而建，高低錯落，層疊而上，從河谷一直鋪展到半山腰，屋舍相連，巷道縱橫，宛如世外桃源。這裡的民居全是石木結構的嘉絨藏式建築，石塊壘砌的牆體厚實古樸，土黃與淺灰的色調溫潤沉靜，石牆紋理斑駁，木柱樑柱沉穩，原木窗櫺雕著簡單的花紋，平頂屋頂四角立著瑪尼堆，莊重典雅，處處透著歲

雪落紫金山

曹景平

江南的冬天，難得見到一場大雪。可今年的這場雪，卻來得痛痛快快，來得鋪天蓋地。一夜之間，滿城浮動的梧桐葉，被捂在了厚厚的白絮之下。南京城的輪廓變得柔和，六朝煙水氣的恍惚感，從秦淮河邊透出氣息來，一場大雪一夜間讓南京變成了金陵。

晨起，我沿著太平門上山步道，朝紫金山走去。台階上已有了深深淺淺的足跡，雪仍在落下，人比平日多了許多，最多的還是情侶，雪花一層一層落在他們的身上，他們只是偶爾相視一笑，並不伸手拂去。彷彿這場雪是專為他們下的，要用這純淨雪花，預演一場「共白頭」的誓言。

稍往西看去，便是明孝陵，大雪讓神道兩側的石像，石馬卸下了六百年的疲備。明太祖朱元璋，這位起於隴畝，終馭九州的皇親，在鍾山南麓刻下了大明王朝最深的印記。中山陵的藍瓦覆蓋著皚皚白雪，那純粹的藍與潔淨的白，構成肅穆而崇高的和諧。想起孫先生那句「天下為公」他畢業奔走，建立共和。紫金山的偉

大，或許將帝王的雄心與革命者的理想，同時擁入懷中，用一場大雪，展現同樣值得沉思的風景。

一個與雪有關的故事，東晉的王徽之，雪夜醒來，忽憶友人戴逵，便乘小舟沿剡溪而去。船行一夜，至戴家門前，他卻又命舟船返回。人間至情之事，往往不在於抵達，而在于那被一場雪喚醒的，興之所至。人們踏雪而來，頭陀嶺那裡能將半個銀裝素裹的金陵盡收眼底。半山腰一棵老梅樹，虯曲的枝幹上，積雪已壓出優美的弧度，點點嫩黃的梅蕊，倔強地探出頭來，梅與雪，多少文人筆下的千古知己，完美的交觸。

我忽然覺得，這滿山的雪像一次短暫的「掩埋」。它將明孝陵神道石獸的威嚴棱角撫平，將中山陵藍瓦的肅穆線條柔化。那些太過清晰、太過沉重的歷史符號，在雪的模糊下，暫時卸下了它們的使命與重量，顯露出本身近乎天真的靜謐。

越往上風愈勁，將頭陀嶺上的雪吹成一陣陣飄飛的霧。嶺上人影攢動，笑語喧嘩，人們爭相在最好的位置留影，將這難得一見的銀裝素裹，自己的笑容一同定格。而我，更願意將目光投向那熱鬧的邊緣，投向雪霧深處更蒼茫的山影。

下山時，雪又零星地飄了起來，落在

月沉澱的厚重。碉樓是村寨的亮眼所在，它們多建於村寨住房旁，高度在10至30米之間，有四角、六角、八角等形狀，同樣是石片和黃泥土砌成，雖經百年風雨，依然穩固堅牢。扎西告訴我，藏寨講究向陽而居，依山傍水，既藏風聚氣，又安穩踏實。古老民房、碉樓靜靜矗立在花海之中，剛勁的石牆與柔美的花朵相映相陪，一剛一柔，一古一新，美得動人心弦。

漫步寨間，微風拂過，花枝輕顫，漫天花瓣緩緩飄落，像是一場溫柔的梨花雨，落在石階上、屋簷下、院角邊，如碎銀般閃爍著詩意。扎西領我走進他家的小院，梨枝探入院中，與院內的老梨樹牽手，溫暖又安寧。扎西阿媽不善漢語，卻笑容溫和，端上熱氣騰騰的酥油茶與青稞餅，茶香混著花香，漫滿小屋。嘉絨藏族人世代守著這片山水，敬自然、惜草木、重情義，日子雖簡單樸素，卻從容安穩。花開時賞春，花落時耕耘，不慌不忙，不迫不趕，把平凡的生活過成了愜意。

登上村寨的山頂遠眺，整個藏寨淹沒在雪白的梨花海洋裡，但見藍天明淨，青山含黛，炊煙裊裊，人在畫中，雞犬相聞。這場三月的梨花盛宴，沒有喧囂，沒有擁擠，只有天地間最乾淨的花朵、最柔和的香、最沉靜的美。它不張揚，卻盛大；不濃烈，卻動人。「千樹瓊英覆古村，暗香輕繞碾樓魂。人間何處尋清境，一片梨花是丹巴。」這場藏地梨花盛宴，不僅是一場視覺的沉醉，更是一次心靈的洗禮。它讓我認識到，最美的風景不在天涯，而在心上；最安穩的人生，不在喧囂，而在像丹巴這般清淨、自在、安然的梨花深處。

願我們都能在忙碌的歲月裡，留一份從容，守一份清淨，像這藏地的梨花一樣，在屬於自己的時節裡，靜靜綻放，裝點山河！

蒼松的針葉上，落在那些無名的、長滿青苔的斷碑殘碣上。來時的足跡大多已被新雪覆蓋。絡繹不絕的人們還在向上攀登，眼裡閃爍著孩童般的快樂。一場不期而至的大雪，靜靜的覆蓋了一切，帝王的雄心，革命者的理想，戀人的誓言，遊人的驚歎。習慣了歷史厚重的六朝古都，迎來盛大的節日。

走到山腳下，回望紫金山，山上的雪，在黃昏的燈光裡，泛著清冷的微光。

陽光下雪終將會融化，它滲入紫金山的泥土，它帶著梅花的香氣，石像石馬的沉默，帶著無數未竟的夢想。滋養著紫金山的松柏，洗淨中山陵台階上的塵埃。匯入秦淮河流入長江。也會留下美好的回憶，雪中綻放的梅花，或許是一對夫妻多年後，偶爾翻出的合影中，兩個年輕的身影站在雪中的頭陀嶺，頭髮上落滿了雪花，笑得那樣燦爛，彷彿一瞬間，就走完了地老天荒。

雪落紫金山。山無言，雪亦無言。那紛紛揚揚的覆蓋與悄無聲息的融化之間，有些堅硬的東西變得柔軟，有些遙遠的東西變得親近。一場大雪，讓一座山的歷史層層疊疊地呈現，這或許是這場不期而至的大雪，所能贈予一座城市和城中之人最好的禮物了。

文藝副刊



海韻

儒學研究既要「知新」也要創新

——專訪韓國成均館大學終身教授崔英辰

中新社福建南平3月22日電 「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孔子之言道出了學習的重要方法。對韓國成均館大學終身教授崔英辰而言，未來的儒學學者既要能精準理解和分析文獻，也要嘗試以多學科視角進行研究，不僅做到溫故知新，還能進行創新。「儒學就像一個大博物館，裡面陳列著非常豐富的物件，我們今天要做的就是讓這些美好的東西煥發新的生命力。」

由中國人民大學和南平市人民政府聯合主辦的第三屆武夷論壇21日至23日在福建南平舉辦。首次線下出席武夷論壇的崔英辰感受如何？儒學研究有何現實意義？已從事儒學學習與研究50餘年的他對未來儒學發展有何期待？論壇期間，崔英辰圍繞上述問題在南平接受了中新社「東西問」專訪。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您此次出席武夷論壇感受如何？對您而言，儒學的魅力何在？

崔英辰：這是我第一次線下出席該論壇，最大的感受是，這次論壇不祇是研究朱子學，也強調了朱子學與其他學科的融合。就像我的恩師柳承國所說，雖然你是儒學專業出身，但不要祇以儒學的視角去看待儒學。

儒學的魅力在於「中」「情」「仁」。「中」反映出世間萬物運行的法則。人在特別餓和特別飽的時候都會難受，正是因為這

種均衡被打破了。我認為，儒學是以「情」為出發點的，情是最為重要的，因為它涉及道德行為的問題。而在韓語中，「仁」一般會被翻譯為「愛」，這是人才有的一種情感。孟子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一個人祇愛自己的親人是夠的，還要愛他人，甚至愛天地萬物。

中新社記者：中國儒學在傳入朝鮮半島後經歷了哪些發展階段？對今天韓國儒學的形成與發展有何影響？

崔英辰：中國儒學傳入朝鮮半島的確切時間很難回答。在我看來，由於漢字很早就傳入朝鮮半島，儒家文化也相應傳入。高麗後期，一個叫安□的學者將有關朱熹的書籍帶到朝鮮半島，並講授朱子學。再後來，科舉考試在朝鮮半島舉行，這些在高麗末期學習朱子學的人逐漸成長為士大夫，成為新的勢力。可以說，高麗王朝被推翻後，新建立的朝鮮王朝是以朱子學為治國思想的。朱子學不僅是哲學，它是一個國家運行的理念，不可以被輕易動搖。

因此直到現在，韓國的儒學研究仍然以朱子學為中心，對性理學的尊重和推崇始終如一，這是與中國儒學有所不同的地方。

中新社記者：您如何評價當前中韓兩國在儒學領域的交流？這對兩國在其他領域的交流合作有無借鑒意義？儒學研究具有哪些現實意義？

崔英辰：1992年以來，我多次往返中國，認識了張立文、陳來、李存山等中國學者，他們非常重視文獻研究，積累了非常多的成果。後來，我又認識了許家星等更年輕的中國學者。

近幾年，我也感受到，中國有越來越多的年輕學者對韓國哲學非常關心。

陳文壇丁憂

旅菲茂峰三鄉聯鄉會訊：本會理事陳文壇令先嚴陳清流老先生，不幸於二零二六年三月十九日（農曆二月初一日）十時三十分在本宅晉江市永和鎮茂亭呂厝村與世長辭，享壽七十有七高齡。哲人其萎，軫悼同深。擇訂二零二六年三月二十四日（農曆二月初六日）上午九點轉輻。

本會聞耗，陳清流老先生往生極樂世界，修文赴召，經函電慰唁其家屬，表示沉痛哀悼和深切慰問。文壇孝思純篤，必定哀痛逾恆，敬祈以情制禮，望陽眷屬人等節哀順變。

痛別楊傳雄老師

莊杰森

懷著極其沉痛之心情，謹此宣佈：育仁中學前主任兼中文教師、亦即育英社前秘書楊傳雄同志，不幸於三月十五日因心臟病發辭世，享壽七十二。家屬遵其遺願，翌日即行火化，不設靈堂，一切從簡，現暫厝於聖國殯儀館。

楊老師早年即投身僑社青年文化藝術活動，四十餘年前一度活躍於僑界各項藝文舞台。曾任羅浮西樂隊隊長，並參與培青合唱團、培青絃樂隊、濟陽柯蔡宗親總會國樂團、中華國樂團及藝宣總隊國樂隊等，擔任鼓手，技藝嫻熟，節奏分明，長年為華菲音樂界所倚重，實為當時不可或缺之才。亦曾為秉公社西樂隊、青年學社及血幹團青年活動中心國樂團之重要骨幹，影響深遠，貢獻卓著。

除專精音樂外，楊老師亦鍾情文學創作，筆名「打鼓的」，散見於《聯合日報》青年文藝副刊及《童話城》兒童副刊。其文字質樸無華，卻情意深長，于平淡之中見真情，字句之間盡顯溫潤與人文關懷，亦映照出其謙和敦厚的人格風範。

楊老師於育仁中學任教期間，誨人不倦，循循善誘；在校內積極推動各項學生課外活動，盡心竭力，培育英才無數。課餘復服務於《商報》編輯部，往返奔走於校園與報社之間，日以繼夜，勤勉盡責，堪為典範。

其為人謙沖敦厚，不事雕飾，平日寡言慎行，才華內蘊；然與友人相處，則談吐風趣，和藹可親，善解人意，樂於助人。故舊知交，鹹感其德，莫不引為知己。

其一生清廉自守，淡泊名利；晚年家



境清寒，復遭家眷多病，境況尤艱。此次辭世，家屬不忍勞師動眾，未及周告，即從速從簡料理後事，亦未設告別之儀，聞之者莫不愴然，感念彌深。

哲人其萎，典範猶在。謹此致以深切哀悼，並祈願楊老師英靈安息，離苦得樂，往生淨域；其行誼風範，將長存人心，永誌不忘。

楊老師生前默默耕耘，桃李滿門。值此人生最後一程，誠盼曾受教于楊老師、與其共事，或曾結一面之緣者，本著飲水思源之情，慷慨解囊，伸出援手，協助其身後相關開支。涓滴之情，皆為厚意，共同為楊老師送上最後一份溫暖與敬意。

訃告

洪文博

(晉江園邊-英國)

逝世於三月十九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302-CATTLEYA) 靈堂
出殯於三月廿五日上午九時

蕭吳美莉

逝世於三月十六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206-FREESIA) 靈堂
出殯於三月廿五日上午十一時

王蔡玉燕

(石獅下宅-震澤)

逝世於三月廿一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303-CALADIUM) 靈堂
出殯於三月廿五日下午二時

流芳百世